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十三回 查良緣三請月老 得王爵四失雲卿

一日，復禮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等拜請紫霞，傳以火煉金丹之道。紫霞曰：「離宮三昧，取坎以填，鼎乘欲成，非巽門氣聚不可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師之所傳，弟子同領，所恨者大道久頹其正，不知何時始能除得旁門，以歸畫一耳。」紫霞曰：「微爾所言，予幾忘卻前遺虛無子脫化三緘，恃彼仙骨道根，可以拔俗超塵，不為名利所惑，引人煉道，成功自在指顧。不意為所母迫，墜入名場，衣錦歸來，道心已置諸度外。又兼父母遍訪名門巨族，以定姻親，如再迷弄一番，三緘仙根必墜落矣，尚望闡道乎？」虛靈子曰：「三緘既入迷障，師將何以破之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師前言三緘之迷不可破，吾未深信，固暗近身旁，巧進言詞，指以正大。彼果力辯為妄，慵與吾談，入主出奴，信不誣矣。倘又得美婦以為匹配，嗜慾交攻，恐虛任闡道之名，終作地獄之鬼。仙根一失，萬劫難復，不亦負彼數百年苦煉之功乎？師如不救，是師害之也。」紫霞遲遲言曰：「欲救三緘，爾二子速入月老宮內，苦請月老來此，查其所配。如將所配除去，自然童真不失，闡道尚有可期。」二子領命，祥雲駕動，直墜月老宮前。月老知之，呼二子入。二子拜舞畢，月老曰：「二仙子不在洞中煉道，來此胡為？」二子曰：「吾師切有所求，特遣吾二人恭迎月老一往。」月老曰：「爾師所求，老仙亦可。爾可先返，回覆師命，吾與童兒持冊即至焉。」二子曰：「月老既已許吾，切毋吝步。」月老曰：「老仙許後，決不食言。」二子歸，回覆紫霞洞外恭候。

候不一刻，月老臨矣。紫霞接入洞府，朝拜後立於其旁。

月老曰：「今蒙紫霞見招於吾，所議何道？」紫霞曰：「因三緘擇配人間，恐得配而為色所迷，欲祈月老查其冊內配女何人，斷彼夙締之緣，以為闡道計耳。」月老聞言，命童兒展冊，查是郡女子所配，初無有三緘者。月老曰：「冊內查已，其名並無，諒彼以仙子臨凡任肩闡道，故未注吾之冊。冊中無配，永無配矣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月老所云冊內無名，即無配偶，世之前有配而後無者，其故何也？」月老曰：「前有配者，以前生能結善緣也。及其得配復結惡緣，應絕子孫，故將所配收之，使彼孤獨無依，以彰為惡顯報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前無所配，中年忽得佳偶而延及子孫者，又何故也？」月老曰：「以前世而論，彼應無配轉生，後或孝弟動天，而予以配，或忠信動天而予以配，或廣結善緣而予以配。此五常克盡，善道能行者，不應絕其子孫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世之有配無子者，何哉？」月老曰：「有配無子，心刻而毒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既刻而毒，宜絕配矣，胡配存而不死？」月老曰：「留之以待宜改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世又有原配無子，而納小星，豈小星亦註冊中乎？」月老曰：「前生所注，有三妻四妾者，有一妻一妾者，皆自善行定之。至於嗣有無，視彼作為為轉移，不在妻妾之多寡。復禮子意欲究其根源，月老已上雲車，回宮而去。」

紫霞謂二子曰：「冊中無名，諒伊父母即求親甚急，終不能成。爾二人可於雲端時時查及，陸續回報。」二子得命，每日乘雲四望，以察三緘。

三緘自舉孝廉後，父母擇配維殷。然媒灼往來，非男家不求，即女家不允。約有半載，作伐者不下數十，迄無一成。時值春初，三緘命僕攜茶檯酒植，為踏青之舉。銀鞍白馬，遍玩鄉村。村外白谷莊有雲上衣者，進士也，官至亞卿，丁艱回籍。

相隔雖僅廿里，三緘從未晤之。不意上衣亦於此日見得花開桃李，執杖遊春。剛出莊門，恰與三緘相遇。三緘見此老叟悠游步履，知非村郭農人。上衣睹及三緘爾雅溫文，知非田家俗子。

彼此顧盼，暗為交羨不已。久之，三緘以己屬後生，下馬近前，先為致敬。上衣亦接以禮，而詢曰：「相公何族？」三緘告之。

上衣曰：「相公其前科領薦之李某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是矣。敢問老翁又何族哉？」上衣曰：「吾族雲氏，上衣其名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當朝亞卿，名震天府者，即公也耶？」上衣曰：「一概虛名，何堪掛齒。」三緘曰：「公樂踏青之游，吾有酒植，命僕設於杏花枝下以賞春光，可乎？」上衣曰：「可。」二人於是席地而飲。三緘興致濃時，不覺口成一絕云：「紅含綠吐一春宜，調變陰陽孰得知？杏蕊枝前紗帽客，東皇何忍遽拋之。」上衣思曰：「此子吐屬不俗，吾若不作數語，彼以吾為老發無方矣。」亦口占一絕曰：「春風吹放百花遲，杏是飛紅第一枝，他日名場期得意，調羹巨手定歸伊。」三緘聞之，笑曰：「公過譽矣。」因慕翁才，不忍遽失，急命僕人酌酒，而酒樽已空，三緘正無以為情，上衣微會其意，曰：「寒家即在咫尺，君能枉駕以增輝於蓬蓽，吾願足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村野鄙夫，妄入大人之門，恐為公所不饒。」上衣曰：「子毋太謙。」遂命僕從，驅駒前往。二人徐行緩步，頃到重門，上衣導入，囑家人烹茗煮酒款待嘉賓。

筵罷閒談，更已三報，上衣親導三緘入於寢所，安慰數言而出，自歸內室，私語夫人曰：「吾觀三緘骨格清高，必為國家棟棟。梅姬小女尚無配偶，吾欲妻之，爾以為何如？」夫人曰：「大人所取，妾有何詞。」上衣曰：「吾聞三緘貴而且富，媒灼甚伙，總以女貌為嫌。明日可命梅姬豔服凝妝游於園內，吾導三緘入後，假托他事出園，俾彼得見女兒，加以風示，自僥媒下定矣。」夫人諾。

次早，三緘告別，上衣苦留，三緘不忍拂情，遂止於此。

晨餐已過，上衣曰：「吾有園一所，花木雖眾，恐不足以賞文人。」三緘曰：「公有佳園，何妨賜一入之，以廣識見。」上衣於是緩緩前導，方入園門，忽向三緘言曰：「相公直入園中，吾呼僕人燃爐鼎之薪，以款嘉客。」言已，轉身而去。三緘入，瞥見名花異種數百餘盆，又值令司東皇，綴紫飛紅，蛺蝶游蜂，花間不斷。三緘手舞足蹈，將左隅花卉盡情賞玩一周。剛轉右隅，見一幼女美若西子，身服紫色裙裳，概以五色線紋，刺著萬朵梅花。突見三緘，一容變紫，忙呼婢女，斜由西角拳簾而入焉。三緘極目久之。上衣候至，呼僕烹茗，重整盛饌。三緘飲已，告辭歸家，悶臥牀頭，暗思此女不置。

復禮子雲端察得，歸告紫霞。紫霞又命二子請月老來宮。

月老曰：「紫霞重請吾躬，所為者何？」紫霞曰：「煩月老尊查雲上衣之女，所配誰氏？」月老遍查冊籍，此女無名。紫霞曰：「凡於東獄殿領稟投生者，或男或女，皆上月老之冊，憑月老查其夙締而配之，此女何無名乎？」月老曰：「男女無名均屬妖部偷生人世。待吾照以駕馮寶鏡，彼必自現前因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遂隨月老，將雲頭一按覆蓋上衣第宅，以鏡下照，鏡內現一女子，身佩紅梅。月老曰：「此女非他，乃梅精竊生也。」紫霞曰：「是妖曾投福海為徒，被意淫、麼姑所害，死於他日。今以色身迷及三緘，如何區處？」月老曰：「可施法力以穢其形焉。」紫霞點首，捏定手訣，向梅姬一指，如花如玉之貌化為可憎可鄙之容。

三緘央及媒媼，再為偷視，媒媼以其貌不揚告。三緘疑甚，復托故踵府，偶遇此女，果與前異，遂棄之。上衣雖恨於心，不便明言，惟思另尋他事，以泄此忿而已。充配之仇，由此而起。

東鄰梁公子，一日東招三緘，飲於何氏園內。何翁二女，一名桃婢，一名杏嬌，白璧雖佳，難以方其姿質。三緘飲此，二女亦有炫玉求售之意。三緘俛見，視不轉瞬。梁公子曰：「何氏係吾舅衿，君如不棄，吾願作伐。」三緘為女色所迷，即求公子一言，以作英皇佳偶。公子告之舅氏，舅氏諾。三緘歸稟父母，遂納彩焉。虛靈子查得此舉，忙告紫霞。紫霞曰：「是非月老不能查及也。」二子仍往逐之。月老至，紫霞以何氏二女告。月老查冊，亦無其名。復取寶鏡，照已而言曰：「此乃意馬洞之意淫與壞腸洞中枯腑麼姑所化也。然三緘既已下聘，欲了此事，非收二女之魂不可。」紫霞如命，當施法力，收去妖魂，二女同時負疾而殞。何翁報之三緘，三緘曰：「吾身無福，不能享此佳人，有累何翁失茲雙玉。」因命家僕贖以金帛，厚備衣衾殮之。

自是以還，絕不言及婚配。然色心雖淡，名場之念又復怦然。適梁公子寄音來家，約入都中以求上進。三緘復信後，卜定吉

日，與公子竟赴天街。揭曉時，三緘下第，公子入彀。三緘敗興，即欲言旋。公子正之曰：「兄來都中，途程萬里，縱不獲名馳杏苑，亦應得一職慰以父母，胡之雲返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兄言固是，職從何得？」公子曰：「現居宰輔有餘騰蛟者，敝族姑丈也。吾代求之，必有以報君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，則感激多矣。」次日，公子拜見宰輔，為三緘方便數言，宰輔與彼調停，得一百里侯之職。留都數月，出仕昆明，命僕歸家，將父母迓至滇南，同享爵祿。

昆明邑北董明忠父沒母存，娶妻趙氏，婆媳相得，從無嫌隙。明忠因家寒莫措，以馱藥為生涯，奔走江湖，未有定向。

或一月一返，或數月一返，歲以為常。時當炎熱，明忠之母呼媳言曰：「今宵酷熱不堪，不若出戶乞涼，待至更深，然後歸寢。」媳然其說，即將竹几移至綠楊樹下，對坐閒談。其媳年少貪眠，語言三兩，已憑几而臥。臥剛片時，聞婆呼聲，驚而問曰：「婆欲臥乎？」不應。再問，亦不應。媳駭，近前撫摩，空几也。恐婆神倦先為安寢，遲步入戶，以手撫榻，人影絕無，急燃燈檠，遍室搜尋，亦無形影。心疑在廁，入廁呼之，終無應者。仍執燈檠照至几前，但見几下模糊血跡，其色尚鮮。駭甚，狂呼鄰里。鄰里至，媳將乞涼等情訴之。鄰人曰：「是乃奇事，可執燈火尋及周圍，如被虎噬，諒去不遠；即為人殺，屍必在焉。」應曰：「諾。」及四方尋遍，猶是蹤跡渺然。左右鄰人各恐受累，約同次早稟之邑宰。

三緘聞報，乘輿親勘。勘畢，當詢其媳。媳以失婆情事歷歷告之。三緘曰：「爾夫安在？」媳曰：「吾夫販藥而去，迄今三月未見歸來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婆平日愛爾否？」媳曰：「婆恩深厚，待吾猶女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家前數日可有人來往乎？」媳曰：「無之。」「平素寄有乾親乎？」媳亦曰：「無之。」三緘復至乘涼處察視一遍，轉詢之曰：「呼救者聲急而悲，呼臥者聲和而緩，爾婆所呼，其聲如何？」媳曰：「睡夢中突被驚醒，呼聲何若，烏能悉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醒後豈未詳視耶？」媳曰：「月影已墜，天色昏暗，即視亦不能見耳。」三緘審問數次，其詞皆同，詢之鄰人，俱言婆媳相得。沉吟良久，忽指其媳言曰：「是必爾不守婦道，賣笑深閨，素恨爾婆為礙眼之物，因商奸匪，乘夜殺婆沉屍於江，以掩眾人耳目者。如實招認，將屍獻出，吾則罰姦夫而赦爾，不然罪坐爾躬。」媳聞是言，呼天泣曰：「天乎冤哉！妾守閨門正道，姦夫從何指之？」三緘不得其情，帶回衙內嚴為審詢，所供如前。

於怒甚時，未能庸心細察，加刑極酷，其媳受刑不過，勉強招以婆乃自殺，屍沉宅外海子之中。三緘判令媳坐其罪。文遞上司，正值雲亞卿三年服闋，暫以督撫用，接任於此。見文怒曰：「所轄之區逆媳弑婆，烏得無罪？」遂持硃筆批轉行文，中有「降職留任，不將是案判楚，奏罷官階」等詞。三緘見是批語，心思繚亂，日夜不安。暗暗飭役訪查，總無音耗。

秋中節屆，明忠自外歸里，剛近桑梓，見母在途。明忠詢曰：「吾母何往？」母笑曰：「娘遇鬼矣。」明忠曰：「如何？」母曰：「那夜與媳宅外乘涼，月影將沉，媳已入夢。忽一漢子至吾几側，請與伊母治疾，娘告之曰：『吾非醫屬，生平所能者，止有治目咒翳耳。』其人曰：『吾母即是此恙，從爾所能，故相迓焉。』吾不欲行，彼持利刃刺一人於几前，曰：『爾若不行，有如此罰。』吾畏，隨行數里，至一大第，其人入，扶一老母出，兩目皆翳，被吾治之而愈。由是求吾者紛至沓來，陸續治目數十家。日時已久，恐媳無侶，今日辭歸，路過村，迓吾者之室，大第依稀，細細視之，古塚也。中一枯首，兩目盡插竹根。吾回憶前情，概與拔出。剛行數里許，不期而與兒遇焉。」

明忠聞言駭極，催促老母馳歸家庭，不見乃妻。詢諸鄰人，鄰人詳訴報官之由與妻受刑之慘。母子遂入邑內，詞稟三緘。三緘詢明，遞交上憲文批，媳予釋放，而三緘之職，以無才妄斷了之。

三緘歸都，仍求宰輔調停，數月將已，出仕南昌。又值雲卿調回，兼辦府尹事，以三緘妄斷之案上奏，復行停職一月有餘，無何，梁公子外用正滿升受侍郎職銜，三緘誼屬相知，執東拜見。公子曰：「兄何未仕而悠游都下哉？」三緘以前情訴之。公子曰：「弟自為兄緩求，兄毋出都他適。」異日，上召公子諮詢外省風土人情，公子乘機密奏三緘才堪執政。上已許矣，又被上衣得知，暗為劾奏。上怒，召公子而斥曰：「三緘前轄昆明，妄斷之罪，爾可知否？」公子曰：「臣由外用調歸，實不知也。」上曰：「念彼讀書士子，留都學習案卷，待民情熟後再用不遲。」公子聞諭，出語三緘。自此在都，常於部內效奔走、書文案焉。

將近半載，刑部尚書金以蘭見而器識之，因授以員外郎之職。上衣此際已任兵部尚書，偶到刑部衙中，遇及三緘，假為世誼周旋，始知刑部受職。恰遇禮部主事湯為城與逆賊通，上命兵部提問。為城供後，上衣復奏三緘亦與同謀。旨下，為城斬首，三緘暫寄天牢。父母聞之，入牢顧問，大哭不已。梁公子明知上衣為女挾嫌，欲置三緘於死地，約及尚書宰輔聯名保奏。上批：「既已罪獲同謀，理宜出決，姑念無有實據，謫入遼陽待罪三年，罪滿時准歸為民，不得重入仕籍。」公子見此，甚為三緘傷之。

三緘出得天牢，公子治酒一筵，為之餞行。三緘泣曰：「吾謫遼陽，途程萬里，有親而不得奉，祈賢弟接入府中，月給俸錢以為衣食。倘微天眷，他日生還故國，自爾如數相償；若死他鄉，其恩亦不忘於泉下。」公子曰：「吾兄父母，即弟父母也。此去遼陽，內顧無憂，俟至三年罪滿歸里，仍以桑梓為樂，毋庸以仕進為心。即此已知宦途味淡，榮華不久矣。」三緘諾。

公子贈金數百，並及同人資助千有餘兩，三緘留半奉親甘旨。

臨上道時，跪辭高堂，大哭而去。